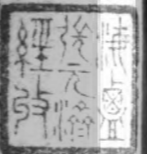


鍾嶸詩品卷上



梁征遠記室參軍鍾嶸



氣之動物物之感人故搖蕩性情形諸舞詠照
燭三才暉麗萬有靈祗待之以致饗幽微藉之
以昭告動天地感鬼神莫近於詩昔南風之辭
卿雲之頌厥義實矣夏歌曰鬱陶乎予心楚謠
曰名余曰正則雖詩體未全然是五言之濫觴
也逮漢李陵始著五言之目矣古詩眇邈人世
難詳推其文體固是炎漢之製非衰周之倡也
自王揚枚馬之徒詞賦競爽而吟詠靡聞從李

都尉迄班婕妤將百年間有婦人焉一人而已
詩人之風頓已缺喪東京二百載中惟有班固
詠史質木無文降及建安曹公父子篤好斯文
平原兄弟鬱爲文棟劉楨王粲爲其羽翼次有
攀龍托鳳自致於屬車者蓋將百計彬彬之盛
大備於時矣爾後陵遲衰微迄於有晉太康中
三張二陸兩潘一左數爾復興踵武前王風流
未沫亦文章之中興也未嘉時貴黃老稍尚虛
談于時篇什理過其辭淡乎寡味爰及江表微
波尚傳孫綽許詢桓庾諸公詩皆平典似道德

陽山顧氏文房

論建安風力盡矣先是郭景純用雋上之才變
創其體劉越石仗清剛之氣贊成厥美然彼衆
我寡未能動俗逮義熙中謝益壽斐然繼作元
嘉中有謝靈運才高詞盛富艷難蹤固已含跨
劉郭陵轢潘左故知陳思爲建安之傑公幹仲
宣爲輔陸機爲太康之英安仁景陽爲輔謝客
爲元嘉之雄顏延年爲輔斯皆五言之冠冕文
詞之命世也夫四言文約易廣取效風騷便可
多得每苦文繁而意少故世罕習焉五言居文
詞之要是衆作之有滋味者也故云會於流俗

豈不以指事造形窮情寫物最爲詳切者邪故詩有六義焉一曰興二曰比三曰賦文已盡而意有餘興也因物喻志比也直書其事寓言寫物賦也如斯三義酌而用之幹之以風力潤之以丹彩使味之者無極聞之者動心是詩之至也若專用比興則患在意深意深則詞蹟若但用賦體則患在意浮意浮則文散嬉成流移文無止泊有蕪漫之累矣若乃春風春鳥秋月秋蟬夏雲暑雨冬月祁寒斯四候之感諸詩者也嘉會寄詩以親離群託詩以怨至於楚臣去境

漢妾辭宮或骨橫朔野或魂逐飛蓬或負戈外戎殺氣雄邊塞客衣單孀閨淚盡文士有解佩出朝去忘返女有揚蛾入寵再盼傾國凡斯種種感蕩心靈非陳詩何以展其義非長歌何以騁其情故曰詩可以羣可以怨使窮賤易安幽居靡悶莫尚於詩矣故詞人作者罔不愛好今之士俗斯風熾矣纔能勝衣甫就小學必甘心而馳騫焉於是庸音雜體各各爲容至使膏腴子弟耻文不逮終朝黠綴分夜呻吟獨觀謂爲警策衆覩終淪平鈍次有輕薄之徒笑曹劉

為古拙謂鮑昭羲皇上人謝朓今古獨步而師
鮑昭終不及日中市朝滿學謝朓劣得黃鳥度
青枝徒自棄於高聽無涉於文流矣觀王宮搢
紳之士每博論之餘何嘗不以詩為口實隨其
嗜慾商確不同淄澠並泛朱紫相奪喧議競起
準的無依近彭城劉士章俊賞之士疾其淆亂
欲為當世詩品口陳標榜其文未遂感而作焉
昔九品論人七畧裁士校以賓實誠多未值至
若詩之為技較爾可知以類推之始均博奕方
今皇帝資生知之上才體沉鬱之幽思文麗日

月賞究天人昔在貴遊已為稱首況八紘既奄
風靡雲蒸抱玉者聯肩握珠者踵武以暇漢魏
而不顧吞晉宋於曾中諒非農歌轅議敢致流
別嶸之今錄庶周旋於閭里均之於談笑耳

古詩其體源出於國風陸機所擬十四首文溫
以麗意悲而遠驚心動魄可謂幾乎一字千金
其外去者日以踈四十五首雖多哀怨頗為總
雜舊疑是建安中曹王所製客從遠方來橘柚
垂華實亦為驚絕矣人代冥滅而清音獨遠悲夫

漢都尉李陵詩其源出於楚辭文多悽怨者之

流陵名家子有殊才生命不諧聲頽身喪使陵
不遭辛苦其文亦何能至此

漢婕妤班姬詩其源出於李陵團扇短章辭旨
清捷怨深文綺得匹婦之致侏儒一節可以知
其工矣

魏陳思王植詩其源出於國風骨氣奇高詞彩
華茂情兼雅怨體被文質粲溢今古卓爾不群
嗟乎陳思之於文章也譬人倫之有周孔鱗羽
之有龍鳳音樂之有琴笙女工之有黼黻俾爾
懷鉛吮墨者抱篇章而景慕映餘暉以自燭故

陽山顧氏文房

孔氏之門如用詩則公榘升堂思王入室景陽
潘陸自可坐於廊廡之間矣

魏文學劉楨詩其源出於古詩仗氣愛奇動多
振絕真骨凌霜高風跨俗但氣過其文雕潤恨
少然自陳思已下楨稱獨步

魏侍中王粲詩其源出於李陵發愀愴之詞文
秀而質羸在曹劉間別構一體方陳思不足比
魏文有餘

晉步兵阮籍詩其源出於小雅無雕蟲之功而
詠懷之作可以陶性靈發幽思言在耳目之內

情寄八荒之表洋洋乎會於風雅使人忘其鄙
近自致遠大頗多感慨之詞厥旨淵放歸趣難
求顏延註解法言其志

晉平原相陸機詩其源出於陳思才高辭瞻舉
體華美氣少於公幹文劣於仲宣尚規矩不貴
綺錯有傷直致之奇然其咀嚼英華厭厭膏澤
文章之淵泉也張公歎其大才信矣

晉王門郎潘岳詩其源出於仲宣翰林歎其翩
翩然如翔禽之有羽毛衣服之有綃縠猶淺於
陸機謝混云潘詩爛若舒錦無處不佳陸文如

陽山顧氏文房

披沙簡金往往見寶嶸謂益壽輕華故以潘勝
翰林篤論故歎陸為深余常言陸才如海潘才
如江

晉黃門郎張協詩其源出於王粲文體華淨少
病累又巧構形似之言雄於潘岳靡於太冲風
流調達實曠代之高手詞彩葱蒨音韻鏗鏘使
人味之亶亶不倦

晉石崇詩其源出於公幹文典以怨頗為
精切得諷諭之致雖野於陸機而深於潘岳謝
康樂常言左太冲詩潘安仁詩古今難比

宋臨川太守謝靈運詩其源出於陳思雜有景

陽之體故尚巧似而逸蕩過之頗以繁蕪為累
嶸謂若人興多才高博寓目輒書內無乏思外
無遺物其繁富宜哉然名章迴句處處間起麗
典新聲絡繹奔會譬猶青松之拔灌木白玉之
映塵沙未足貶其高潔也初錢塘杜明師夜夢
東南有人來入其館是夕即靈運生於會稽旬
日而謝玄亡其家以子孫難得送靈運於杜治
養之十五方還都故名客兒治音稚奉道之家靖室也

鍾嶸詩品卷上

陽山顧氏文房

鍾嶸詩品卷上

梁征遠記室參軍鍾嶸

一品之中畧以世代為先後不以優劣為詮次
又其人既往其文克定今所寓言不錄存者夫
屬詞比事乃為通談若乃經國文符應資博古
撰德駁奏宜窮往烈至乎吟詠情性亦何貴於
用事思君如流水既是即日高臺多悲風亦唯
所見清晨登隴首羌無故實明月照積雪詎出
經史觀古今勝語多非補假皆由直尋顏延謝
莊尤為繁密於時化之故大明泰始中文章殆

同書抄近任昉王元長等辭不貴奇競須新事
爾來作者寔以成俗遂乃句無虛語語無虛字
拘孿補衲蠹文已甚但自然英旨罕值其人詞
既失高則宜加事義雖謝天才且表學問亦一
理乎陸機文賦通而無貶李充翰林踈而不切
王微鴻寶密而無裁顏延論文精而難曉摯虞
文志詳而博贍頗曰知言觀斯數家皆就談文
體而不顯優劣至於謝客集詩逢詩輒取張噉
文士逢文即書諸英志錄並義在文曾無品第
嵎今所錄止乎五言雖然網羅今古詞文殆集

陽山顧氏文房

輕欲辨彰清濁倚據病利凡百二十人預此宗
流者便稱才子至斯三品升降差非定制方申
變裁請寄知者爾

漢上計秦嘉妻徐淑詩 夫妻事既可傷文亦
悽怨爲五言者不過數家而婦人居二徐淑叙
別之作亞於團扇矣

魏文帝詩 其源出於李陵頗有仲宣之體則新
奇百許篇率皆鄙直如偶語惟西北有浮雲
餘首殊美贍可翫始見其工矣不然何以銓衡
羣彥對揚厥弟者耶

晉中散嵇康詩頗似魏文過為峻切訐直露才傷淵雅之致然託諭清遠良有鑿裁亦未失高流矣晉司空張華詩其源出於王粲其體華艷興託不奇巧用文字務為妍冶雖名高曩代而疏亮之士猶恨其兒女情多風雲氣少謝康樂云張公雖復千篇猶一體耳今置之中品疑弱處之下科恨少在季孟之間矣

魏尚書何晏晉馮懿中孫楚晉著作王贊晉王司徒掾張翰晉中書令潘岳詩平叔鴻鴈之篇風規見矣子荆零雨之外正長朔風之後雖有

陽山顧氏文房

累札良亦無聞季鷹黃華之唱正叔綠繫之良雖不具美而文彩高麗並得虬龍片甲鳳凰一毛事同駁聖宜居中品

魏侍中應璩詩祖襲魏文善為古語指事殷勤雅意深篤得詩人激刺之旨至於濟濟今日所華靡可諷味焉

晉清河守陸雲晉侍中石崇晉襄城太守曹慮晉朗陵公何劭清河之方平原殆如陳思之匹白馬千其哲昆故稱二陸季倫顏遠並有英篇篤而論之朗陵為最

晉太尉劉琨 **晉中郎劉湛**詩其源出於王粲善為悽戾之詞自有清拔之氣琨既體良才又罹厄運故善叙喪亂多感恨之詞中郎仰之微不逮者矣

晉弘農太守郭璞詩憲章潘岳文體相輝彪炳可翫始變永嘉平淡之體故稱中興第一翰林以為詩首但遊仙之作辭多慷慨乖遠玄宗而云柰何虎豹姿又云戢翼棲榛梗乃是坎壈詠懷非列仙之趣也

晉吏部郎袁宏詩彦伯詠史雖文體未適而鮮

陽山顧氏文房

明緊健去凡俗遠矣

晉處士郭泰 **晉常侍顧愷**之**宋謝世基** **宋參軍顧邁** **宋參軍戴凱**詩泰機寒女之製孤怨宜恨長康能以二韻答四首之美世基橫海顧邁鴻飛戴凱人實貧羸而才章富健觀此五子文雖不多氣調警拔吾許其進則鮑昭江淹未足逮止越居中品僉曰宜哉

宋徵士陶潛詩其源出於應璩又協左思風力文體省靜殆無長語篤意真古辭興婉愜每觀其文想其人德世欲其質直至如歡言醉春酒

日暮天無雲風華清靡豈直爲田家語耶古今
隱逸詩人之宗也

宋光祿大夫顏延之詩其源出於陸機尚巧似
體裁綺密情喻淵深動無虛散一句一字皆致
意焉又喜用古事彌見拘束雖乖秀逸是經綸
文雅才雅才減若人則蹈於困躓矣湯惠休曰
謝詩如芙蓉出水顏如鉛彩鏤金顏終身病之
宋豫章太守謝瞻宋僕射謝混宋太尉袁淑宋
徵君王微宋征虜將軍王僧達詩其源出於張
華才力苦弱故務其清淺殊得風流媚趣課其

陽山顧氏文房

實錄則豫章僕射宜分庭抗禮徵君太尉可託
乘後車征虜卓卓始欲度驂騑前

宋法曹參軍謝惠連詩小謝才思富捷恨其蘭
玉夙凋故長轡未騁秋懷倚衣之作雖復靈運
銳思亦何以加焉又工爲綺麗歌謠風人第一
謝氏家錄云康樂每對惠連輒得佳語後在永
嘉西堂思詩竟日不就寤寐間忽見惠連即成
池塘生春草故常云此語有神助非吾語也

宋參軍鮑昭詩其源出於二張善製形狀寫物
之詞得景陽之諛詭含茂先之靡曼骨節強於

謝混駟邁疾於顏延總四家而擅美跨兩代而孤出嗟其才秀人微故取湮當代然貴尚巧似不避危仄頗傷清雅之調故言險俗者多以附齊吏部謝朓詩其源出於謝混微傷細密頗在不倫一章之中自有玉石然竒章秀句往往警適足使叔源失步明遠變色善自發詩端而未篇多躋此意銳而才弱也至為後進士子之所嗟慕眺極與余論詩感激頓挫過其文

齊光祿江淹詩文通詩體總雜善於摹擬筋力

於王微成就於謝朓初淹罷宣城郡遂宿冶亭

陽山顧氏文房

夢一美丈夫自稱郭璞謂淹曰吾有筆在卿處多年矣可以見還淹探懷中得五色筆以授之爾後為詩不復成語故世傳江淹才盡

梁衛將軍范雲梁中書郎丘遲詩范詩清便宛

轉如流風迴雪丘詩點綴映媚似落花依草故當淺於江淹而秀於任昉

梁大常任昉詩彥昇少年為詩不工故世稱沈

詩任筆昉深恨之晚節愛好既篤又亦適變若銓事理拓體淵雅得國士之風故擢居中品但昉既博物動輒用事所以詩不得竒少年士子

效其如此弊矣

梁左光祿沈約詩

觀休又衆製五言最優詳其

文體察其餘論固知憲章鮑明遠也所以不閑於經綸而長於清怨永明相王愛文王元長等皆宗附之約于時謝朓未適江淹才盡范雲名級故微故約稱獨步雖文不至其功麗亦一時之選也見重閭里誦詠成音嶸謂約所著既多今翦除涇雜收其精要允爲中品之第矣故當詞密於范意淺於江也

鍾嶸詩品卷中

陽山顧氏文房

鍾嶸詩品卷下

梁征遠記室參軍鍾嶸

昔曹劉殆文章之聖陸謝爲體貳之才銳精研思千百年中而不聞宮商之辨四聲之論或謂前達偶然不見豈其然乎嘗試言之古曰詩頌皆被之金竹故非調五音無以諧會若置酒高堂上明月照高樓爲韻之首故三祖之詞文或不工而韻入歌唱此重音韻之義也與世之言宮商異矣今既不備管絃亦何取於聲律耶齊有王元長者嘗謂余云宮商與二儀俱生自古

詞人不知之唯顏憲子乃云律呂音調而其實大謬唯見范曄謝莊頗識之耳常欲進知音論未就王元長創其首謝朓沈約揚其波三賢或貴公子孫幼有文辨於是士流景慕務爲精密襞積細微專相凌架故使文多拘忌傷其真美余謂文製本須諷讀不可蹇礙但令清濁通流口吻調利斯爲足矣至平上去入則余病未能蜂腰鶴膝間里已具陳思贈弟仲宣七哀公幹思友阮籍詠懷子卿雙鳧叔夜雙鸞茂先寒夕平叔衣單安仁倦暑景陽苦雨靈運鄴中士衡

陽山顧氏文房

擬古越石感亂景純詠仙王微風月謝客山泉叔源離宴鮑昭戍邊太冲詠史顏延入洛陶公詠貧之製惠連擣衣之作斯皆五言之警策者也所謂篇章之珠澤文彩之鄧林

漢今史班固漢孝廉鄺炎漢上計趙壹詩孟堅

才流而老於掌故觀其詠史有感歎之詞文勝託詠靈芝觀懷寄不淺元叔散憤蘭蕙指斥囊錢苦言切句良亦勤矣斯人也而有斯困悲夫魏武帝魏明帝曹公古直甚有悲涼之句獻不如不亦稱三祖

魏白馬王彪魏文學徐幹白馬與陳思答贈偉
長與公幹往復雖曰以莛扣鍾亦能閑雅矣
魏倉曹屬阮瑀晉頌丘太守歐陽建晉文學應
璩晉中書令嵇含晉河南太守阮佃晉侍中嵇
紹晉黃門棗據元瑜堅石七君詩並平典不失
古體大檢似而二嵇微優矣
晉中書張載晉司隸傅玄晉太僕傅咸侍中繆
襲散騎常侍夏侯湛孟陽詩乃遠慙厥弟而近
超兩傳長虞父子繁富可嘉孝冲雖曰後進見
重安仁熙伯挽歌唯以造哀爾

陽山陸氏文房

晉驃騎王濟晉征南將軍杜預晉廷尉孫綽晉
徵士許詢永嘉以來清虛在俗下武子輩詩貴
道家之言爰洎江表玄風尚備真長仲祖桓庾
諸公猶相襲世稱孫許彌善恬淡之詞
晉徵士戴逵晉東陽太守殷仲文晉宋之際殆
無詩乎義熙中以謝益壽殷仲文為華綺之冠
殷不競矣

宋尚書令傅亮季友文余常忽而不察今沈特
進撰詩載其數首亦復平矣
宋記室何長瑜羊羅璠宋詹事范曄詩乃不稱

其才亦為鮮舉矣

宋孝武帝 **宋南平王** **鑠** **宋建平王** **宏** **孝武詩彫**

文織綵過為精密為二藩希慕見稱輕巧矣

宋光祿 **謝莊** 希逸詩氣候清雅不逮於 **袁然**

與屬閑長良無鄙促也

宋御史 **蘇寶生** **宋中書令** **史陵** 修之 **宋典祠令**

任曇緒 **宋越騎** 戴法興 **蘇陵** 任戴並著篇章亦

為搢紳之所嗟詠人非文才是愈甚可嘉焉

宋監 **事區** **惠恭** **惠恭** **本胡人** 為顏師伯幹顏

為詩筆輒偷定之後造獨樂賦語侵給主被斥

陽山顧氏文房

及大將軍修止第差充作長時謝惠連兼記室

參軍惠恭時往共安陵嘲調末作雙枕詩以示

謝謝曰君誠能恐人未重且可以為謝法曹造

遣大將軍見之賞歎以錦二端賜謝謝辭曰此

詩公作長所製請以錦賜之

齊惠休 **上人** **齊道猷** **上人** **齊釋寶月** **惠休** **淫靡**

情過其才世遂死之鮑昭恐商周矣羊曜璠云

是顏公忌昭之文故立休鮑之論庾白二胡亦

有清句行路難是東陽柴廓所造寶月嘗聽其

家會廓亡因切而有之廓子賚手本出都欲訟

此事乃厚賂止之

齊高帝齊征北將軍張永齊太尉王文憲齊高

帝詩詞藻意深無所云少張景云雖謝文體頗

有古意至如王師文憲既經國圖遠或忽是雕

蟲

齊黃門謝超宗齊潁陽太守丘靈鞠齊給事中

郎劉祥齊司徒長史檀超齊正員郎鍾憲齊諸

暨今顏則齊秀才顧則心檀謝七君並祖襲顏

延欣欣不倦得士大夫之雅致乎余從祖正員

常云大明泰始中鮑休美文殊已動俗唯此諸

揚山顧氏文房

人傳顏陸體用固執不如顏諸暨最荷家聲

齊參軍毛伯成齊朝請吳邁遠齊朝請許謐之

伯成文不全佳亦多個悵吳善於風人答贈許

長於短句詠物湯休謂遠云吾詩可為汝詩父

以訪謝光祿云不然爾湯可為庶兄

齊鮑令暉齊韓蘭英令暉歌詩往往斷絕清巧

擬古尤勝唯百願遙矣昭常答孝武云臣妹才

自亞於左芬臣才不及太冲爾蘭英綺密甚有

名篇又善談笑齊武謂韓云借使二媛生於上

葉則玉階之賦紈素之辭未詎多也

齊司徒長史張融齊詹事孔稚珪思光紆緩誕
放縱有乖文體然亦捷疾豐饒差不局促德璋
主於封谿而文爲彫飾青於藍矣

齊寧朔將軍王融齊中庶子劉繪元長士章並
有盛才詞美英淨至於五言之作幾乎尺有所
短譬應變將略非武侯所長未足以貶卧龍
齊僕射江祐祐詩猗猗清潤弟祀明靡可懷
齊記室王巾齊綏遠太守卞彬齊端溪令卞錄
王巾二十詩並愛奇慚絕慕袁彥伯之風雖不
弘綽而文體勦淨去平美遠矣

陽山顧氏文房

齊諸暨令袁嘏嘏詩平平耳多自謂能常語徐
太保尉云我詩有生氣須人促着不爾便飛去
齊雍州刺史張欣泰梁中書郎范縝欣泰子真
並希古勝文鄙薄俗製賞心流亮不失雅宗
梁秀才陸厥觀厥文緯具識丈夫之情狀自製
未優非言之失也

梁常侍虞羲梁建陽令江洪子陽詩奇句清拔
謝朓常嗟頌之洪雖無多亦能自迥出

梁步兵鮑行卿梁晉陵令孫察行卿少年甚擅
風謔之美察最幽微而感賞至到耳

鍾嶸詩品卷下終

正德丁丑長洲
埭川顧氏雕

本事詩序

詩者情動於中而形於言故怨思悲愁常多感
慨抒懷佳作諷刺雅言著於雖群書盈厨溢閣
其間觸事興詠尤所鍾情不有發揮孰明厥義
因采爲本事詩凡七題猶四始也情感事感高
逸怨憤徵異徵咎嘲戲各以其類聚之亦有獨
掇其要不全篇者咸爲小序以引之貽諸好事
其有出諸異傳恠錄疑非是實者則畧之拙俗
鄙俚亦所不取聞見非博事多闕漏訪於通識
期復續時之光啓二年十一月大駕在襄中前

尚書司勳郎中賜紫金魚袋子孟啓序

陽山顧氏文房

本事詩目錄

情感第一

事感第二

高逸第三

怨憤第四

徵異第五

徵咎第六

嘲戲第七

目錄畢

本事詩

情感第一

陳太子舍人徐德言之妻後主叔寶之妹封樂昌公主才色冠絕時陳政方亂德言知不相保謂其妻曰以君之才容國亡必入權豪之家斯未絕矣儻情緣未斷猶冀相見宜有以信之乃破一照人執其半約曰他日必以正月望日賣於都市我當在即以是日訪之及陳亡其妻果入越公楊素之家寵嬖殊厚德言流離辛苦僅能至京遂以正月望日訪於

都市有蒼頭賣半照者大高其價人皆笑之
德言直引至其居設食具言其故出半照以
合之仍題詩曰照與人俱去照歸人不歸無
復嫦娥影空留明月輝陳氏得詩涕泣不食
素知之愴然改容即名德言還其妻仍厚遺
之聞者無不感歎仍與德言陳氏偕飲令陳
氏爲詩曰今日何遷次新官對舊官笑啼俱
不敢方驗作人難遂與德言歸江南竟以終
老

唐武后載初中左司郎中喬知之有婢名窈娘

陽山顧氏文房

藝色爲當時第一知之寵待爲之不婚武延
嗣聞之求一見勢不可抑旣見即留無復還
理知之痛憤成疾因爲詩寫以縑素厚賂閹
守以達窈娘得詩悲惋結於裙帶赴井而死
延嗣見詩遣酷吏誣陷知之破其家詩曰石
家金谷重新聲明珠十斛買娉婷昔日可憐
君自許此時歌舞得人情君家閨閣不曾難
好將歌舞借人看富貴雄豪非分理驕奢勢
力橫相干別君去君終不忍徒勞掩袂傷紅
粉百年離別在高樓一旦紅顏爲君盡時載

初元年三月也四月下獄八月死

寧王曼貴盛寵妓數十人皆絕藝上色宅左有
賣餅者妻纖白明媚王一見屬目厚遺其夫
取之寵惜逾等環歲因問之汝復憶餅師否
默然不對王召餅師使見之其妻注視雙淚
垂頰若不勝情時王座客十餘人皆當時文
士無不悽異王命賦詩王右丞維詩先成莫
以今時寵寧忘舊日恩看花滿目淚不共楚

王言

開元中頒賜邊軍纊衣製於宮中有兵士於短

陽山頭氏文房

袍中得詩曰沙場征戍客寒苦若爲眠戰袍
經手作知落阿誰邊畜意多添線含情更着
綿今生已過也重結後身緣兵士以詩白於
帥帥進之玄宗命以詩遍示六宮曰有作者
勿隱吾不罪汝有一宮人自言萬死玄宗深
憫之遂以嫁得詩人仍謂之曰我與汝結今
身緣邊人皆感泣

朱滔括兵不擇士族悉令赴軍自闕於毬場有
士子容止可觀進趨淹雅滔名問之曰所業
者何曰學爲詩問有妻否曰有即令作寄內

詩援筆立成詞曰握筆題詩易荷戈征戍難
慣從鴛被暖怯向鴈門寒瘦盡寬衣帶啼多
漬枕檀試留青黛看迴日畫眉看又令代妻
作詩答曰蓬鬢荆釵世所稀布裙猶是嫁時
衣胡麻好種無人種合是歸時底不歸酒遺
以束帛放歸

顧況在洛乘門與三詩友遊於苑中坐流水上
得大梧葉題詩上曰一入深宮裏年年不見
春聊題一片葉寄與有情人況明日於上游
亦題葉上放於波中詩曰花落深宮鴛亦悲

陽山顧氏文房

上陽宮女斷腸時帝城不禁東流水葉上題
詩欲寄誰後十餘日有客來苑中尋春又於
葉上得詩以示況詩曰一葉題詩出禁城誰
人酬和獨含情自嗟不及波中葉蕩漾乘春
取次行

韓晉公鎮淑西戎豈爲部內刺史

失州郡有酒

妓善歌色亦爛妙豈情屬甚厚淑西樂將聞
其能白晉公召置籍中豈不敢留餞於湖上
爲歌詞以贈之且曰至彼令歌必首唱是詞
既至韓爲開筵自持盃命歌送之遂唱戎詞

曲旣終韓問曰戎使君於汝寄情邪悚然起立曰然淚下隨言韓令更衣待命席上爲之憂危韓名樂將責曰戎使君名士留情郡妓何故不知而名置之成余之過乃十笞之命妓與百縑即時歸之其詞曰好去春風湖上亭柳條藤蔓繫人情黃鶯久住渾相識欲別頻啼四五聲

韓翃少負才名天寶末舉進士孤貞靜默所與遊皆當時名士然而華門圭竇室唯四壁隣有李將袂妓柳氏李每至必邀韓同飲韓以

陽山顧氏文房

李豁落大丈夫故常不逆旣久愈狎柳每以暇日隙壁窺韓所居即蕭然葭父聞客至必名人因乘間語李曰韓秀才窮甚矣然所與遊必聞名人是必不久貧賤宜假借之李深領之間一日具饌邀韓酒酣謂韓曰秀才當今名士柳氏當今名色以名色配名士不亦可乎遂命柳從坐接韓韓殊不意懇辭不敢當李曰大丈夫相遇杯酒間一言道合尚相許以死况一婦人何足辭也卒授之不可拒又謂韓曰夫子居貧無以自振柳資數百萬

可以取濟柳淑人也宜事夫子能盡其操即
長揖而去韓追讓之顧況然自疑曰此豪達
者昨暮備言之矣勿復致訝俄就柳居來歲
成名後數年淄青節度侯希逸奏爲從事以
世方擾不敢以柳自隨置之都下期至而迂
之連三歲不果迂因以良金買練囊中寄之
題詩曰章臺柳章臺柳往日依依今在否縱
使長條似舊垂亦應攀折他人手柳復書答
詩曰楊柳枝芳菲節可恨年年贈離別一葉
隨風忽報秋縱使君來豈堪折柳以色顯獨

居恐不自免乃欲落髮爲尼居佛寺後翊隨
侯希逸入朝尋訪不得已爲立功番將沙吒
利所劫寵之專房翊悵然不能割會入中書
至予城東南角逢犢車緩隨之車中問曰得
非青州韓貞外耶曰是遂披簾曰某柳氏也
失身沙吒利無從自脫明日尚此路還願更
一來取別韓深感之明日如期而往犢車尋
至車中投一紅巾苞小合子實以香膏嗚咽
言曰終身未訣車如電逝韓不勝情爲之雪
涕是日臨淄大校致酒於都市酒樓邀韓韓

赴之悵然不樂座人曰韓員外風流談笑未嘗不適今日何慘然邪韓具話之有虞候將許俊年少被酒起曰寮嘗以義烈自許願得員外手筆數字當立置之座人皆激贊韓不得已與之後乃急裝乘一馬牽一馬而馳逕趨沙吒利之第會吒利已出即以入曰將軍墜馬且不救遣取柳夫人柳驚出即以韓扎示之挾上馬絕馳而去座未罷即以柳氏授韓曰幸不辱命一座驚嘆時吒利初立功代宗方優借大懼禍作闔座同見希逸白其故

希逸拒腕奮髯曰此我往日所爲也而俊復能之立修表上聞深罪沙吒利代宗稱歎良久御批曰沙吒利宜賜絹二千匹柳氏却歸韓翊後事罷閑居將十年李相勉鎮夷門又署爲幕吏時韓已遲暮同職皆新進後生不能知韓舉目爲惡詩韓翊翊殊不得意多辭疾在家唯末職韋巡官者亦知名士與韓獨善一日夜將半韋叩門急韓出見之賀曰員外除駕部郎中知制誥韓大愕然曰必無此事定誤矣韋就座曰留邸狀報制誥闕人中

書兩進名御筆不點出又請之且求聖旨所
與德宗批曰與韓翊時有與翊同姓名者爲
江淮刺史又具二人同進御筆復批曰春城
無處不飛花寒食東風御柳斜日暮漢宮傳
蠟燭青煙散入五侯家又批曰與此韓翊韋
又賀曰此非冒外詩也韓曰是也是知不誤
矣質明而李與僚屬皆至時建中初也自韓
復爲汴職以下開成中余罷梧州有大梁夙
將趙唯爲嶺外刺史年將九十矣耳目不衰
道梧州言大梁往事述之可聽云此皆目擊

陽山馮氏文房

之故因錄於此也

李相紳鎮淮南張郎中又新罷江南郡素與李
搆隙事在別錄時於荆溪遇風漂没二子悲
蹙之中復懼李之讎已投長牋自首謝李深
憫之復書曰端溪不讓之詞愚罔懷怨荆浦
沈淪之禍鄙實愆然旣厚遇之殊不屑意張
感銘致謝釋然如舊交與張宴飲必極歡醉
張嘗爲廣陵從事有酒妓嘗好致情而終不
果納至是二十年猶在席目張悒然如將涕
下李起更衣張以指染酒題詞盤上妓深曉

之李旣至張持杯不樂李覺之即命妓歌以送酒遂唱是詞曰雲雨分飛二十年當時求夢不曾眠今來頭白重相見還上襄王玳瑁筵張醉歸李令妓夕就張郎中張與楊虔州齊名友善楊妻李氏即鄺相之女有德無容楊未嘗意敬待特甚張嘗語楊曰我少年成美名不憂仕矣唯得美室平生之望斯足楊曰必求是但與我同好必諧君心張深言之旣婚殊不愜心楊以笏觸之曰君何太癡言之數四張不勝其忿迴應之曰與君無間以

陽山顧氏文房

情告君君誤我如是何謂癡楊歷數求名從宦之由曰豈不與君皆同邪曰然然則我得醜婦君詎不聞我邪張色解問君室何如我曰特甚張大笑遂如初張旣成家乃詩曰牡丹一朵直千金將謂從來色最深今日滿欄開似雪一生辜負看花心

劉尚書禹錫罷和州爲主客郎中集賢學士李司空罷鎮在京慕劉名嘗邀至第中厚設飲饌酒酣命妙妓歌以送之劉於席上賦詩曰髮髻梳頭宮樣粧春風一曲杜韋娘司空見

慣渾閑事斷盡江南刺史腸李因以妓贈之
髮鬢字亦作低墮並上聲古今注言即墮馬
之遺傳也

大和初有爲御史分務洛京者子孫官顯隱其
姓名有妓善歌時稱尤物時太尉李逢吉留
守聞之請一見特說延之不敢辭盛粧而往
李見之命與衆姬相面李妓且四十餘人皆
處其下旣入不復出頃之李以疾辭遂罷坐
信宿絕不復知怨歎不能已爲詩兩篇投獻
明日見李但含笑曰大好詩遂絕詩曰三山

陽山顧氏文房

不見海沉沉豈有仙踪尚可尋青鳥去時雲
路斷嫦娥歸處月官深紗窗暗想春相憶書
幌誰憐夜獨吟料得此時天上月祗應偏照
兩人心歎一

博陵崔護姿質甚美而孤潔寡合舉進士下第
清明日獨遊都城南得居人庄一畝之宮而
花木叢萃寂若無人扣門久之有女子自門
隙窺之問曰誰耶以姓字對曰尋春獨行酒
渴求飲女人以杯水至開門設牀命坐獨倚
小桃斜柯佇立而意屬殊厚妖姿媚態綽有

餘妍崔以言挑之不對曰注者又之崔辭去
送至門如不勝情而入崔亦睽眴而歸示後
絕不復至及來歲清明日忽思之情不可抑
逕往尋之門墻如故而已鎖扃之因題詩於
左扉曰去年今日此門中人面桃花相應紅
人面秣今何處去桃花依舊笑春風後數日
偶至都城南復往尋之聞其中有哭聲扣門
問之有老父出曰君非崔護邪曰是也又哭
曰君殺吾女護驚起莫知所答老父曰吾女
笄知書未適人自去年以來常恍惚若有所

陽山顧氏文房

失此日與之出及歸見左扉有字讀之入門
而病遂絕食數日而死吾老矣一女所以不
嫁者將求君子以託吾身今不幸而殞得非
君殺之耶又特大哭崔亦感動請入哭之尚
儼然在牀崔舉其首枕其股哭而祝曰某在
斯某在斯頃臯開日半日復活矣父大喜遂
以女歸之

事感第二

天寶末玄宗嘗乘月登勤政樓命梨園弟子歌
數闕有唱李嶠詩者去富貴榮華能幾時山

川滿目淚沾衣不見抵今汾水上唯有年年
秋鴈飛時上春秋已高問是誰詩或對曰李
嶠因淒然涕下不終曲而起曰李嶠真才子
也又明年幸蜀登白衛嶺覽眺久之又歌是
詞復言李嶠真才子不勝感歎時高力士在
側亦揮涕久之

劉尚書自屯田員外左遷朗州司馬凡十年始
徵還方春作贈看花諸君子詩曰紫陌紅塵
拂面來無人不道看花回玄都觀裏桃千樹
盡是劉郎去後栽其詩一出傳於都下有素

陽山顧氏文房

嫉其名者白於執政又誣其有怨憤他日見
時宰與坐慰問甚厚既辭即曰近者新詩未
免為累柰何不數日出為連州刺史其自叙
云貞元二十一年春余為屯田員外時此觀
未有花是歲出牧連州至荆南又貶朗州司
馬居十年詔至京師人人皆言有道士手植
仙桃滿觀盛如紅霞遂有前篇以記一時之
事旋又出牧於今十四年始為主客郎中重
遊玄都蕩然無復一樹唯兔葵燕麥動搖於
春風耳因再題二十八字以俟後再遊時大

和二年三月也詩曰百畝庭中半是苔桃花
靜盡菜花開種桃道士今何在
前度劉郎今獨來

元相公植爲御史奉使東川於三城題黃明府
詩其序云昔年曾於解縣飲酒余嘗爲觥錄
事嘗於竇少府廳有一人後至頻犯語令連
飛十數觥不勝其困逃席而去醒後問人前
虞鄉黃丞也此後絕不復知元和四年三月
奉使東川十六日至褒城望驛有大池樓榭
甚盛逡巡有黃明府見迎瞻其形容髣髴似

陽山顧氏文房

識問其前銜即往日之逃席黃丞也說向前
事黃生惘然而悟因饋酒一樽艤舟請余同
載余不免其意與之盡歡偏問座隅山水則
褒如所奔走城在其左諸葛所征之路次其
右感今懷古作贈黃明府詩曰昔年曾痛飲
黃令困飛觥席上當時走馬前今日迎依稀
迷姓字即漸識平生故友身皆遠他鄉眼
明便邀同榻坐兼共摘剔一作船行酒思臨風
亂霜稜拂地平不看深淺酌貪愴古今情
遷迤七盤路陂陀數大城花疑襄女笑棧想武

侯征一種埋幽石老閑千載名

白尚書姪人樊素善歌妓人小蠻善舞嘗為詩
曰櫻桃樊素口楊柳小蠻腰年既高邁而小
蠻方豐艷因為楊柳之詞以託意曰一樹春
風萬萬枝嫩於金色軟於絲永豐坊裏東南
角盡日無人屬阿誰及宣宗朝國樂唱是詞
上問誰詞永豐在何處左右具以對之遂因
東使命取永豐柳兩枝植於禁中白感上知
其名且好尚風雅又為詩一章其末句云定
知此後天文裏柳宿光中添兩枝

陽山顧氏文房

李章武學識好古有名於時大和末勅僧尼試
經若干紙不通者勒還俗章武時為成都少
尹有山僧來謁云禪觀有年未嘗念經今被
追試前業棄矣願長者宥之章武贈詩曰南
宗尚許通方便何處心中更有經好去苾芻
雪水畔何山松栢不青青主者免之而去

詩人許渾嘗夢登山有宮室凌雲人云此崑崙
也既入見數人方飲酒招之至暮而罷賦詩
云曉入瑤臺露氣清坐中唯有許飛瓊塵心
未斷俗緣在十里下山空月明他日復夢至

其處飛瓊曰子何故顯余姓名於人間座上
即改爲天風吹下步虛聲曰善

高逸第三

李太白初自蜀至京師舍於逆旅賀監知章聞
其名首訪之既奇其姿復請所爲文出蜀道
難以示之讀未竟稱歎者數四號爲謫仙解
金龜換酒與傾盡醉期不間日由是稱譽光
赫賀又見其烏棲曲歎賞苦吟曰此詩可以
泣鬼神矣故杜子美贈詩及焉曲曰姑蘇臺
上烏棲時吳王宮裏醉西施吳歌楚舞歡未

陽山顧氏文房

畢西山猶街半邊日金壺丁丁漏水盡起看
秋月墮江波東方漸高柰樂何或言是烏夜
啼二篇未知孰是故兩錄之烏夜啼曰黃雲
城邊烏欲栖歸飛鴉鴉枝上啼機中織錦秦
川女碧紗如煙隔窓語停梭向人問故夫欲
說遼西淚如雨白才逸氣高與陳拾遺齊名
先後合德其論詩云梁陳以來艷薄斯極沈
休文又尚以聲律將復古道非我而誰與故
陳李二集律詩殊少嘗言興寄深微五言不
如四言七言又其靡也况使求於聲調俳優

哉故戲杜曰飯顆山頭逢杜甫頭戴笠子日
卓午借問別來太瘦生總爲從前作詩苦蓋
譏其拘束也 玄宗聞之名入翰林以其才
藻絕人器識兼茂便以上位處之故未命以
官嘗因宮人行樂謂高力士曰對此良辰美
景豈可獨以聲伎爲娛倘時得逸才詞人詠
出之可以誇耀於後遂命召白時寧王邀白
飲酒已醉旣至拜舞頽然上知其薄聲律謂
非所長命爲宮中行樂五言律詩十首白頓
首曰寧王賜臣酒今已醉倘陛下賜臣無畏

陽山顧氏文房

始可盡臣薄技上曰可即遣二內臣腋扶之
命研墨濡筆以授之又令二人張朱絲欄於
其前白取筆杼思晷不停綴十篇立就更無
加點筆迹適利鳳趺龍架律度對屬無不精
絕其首篇曰柳色黃金嫩梨花白雪香玉樓
巢翡翠珠殿宿鴛鴦選妓隨雕輦徵歌出洞
房宮中誰第一飛燕在昭陽文不盡錄常出
入宮中恩禮殊厚竟以跣縱乞歸上亦以非
廊廟器優詔罷遣之後以不羈流落江外又
以未王招禮累謫於夜郎及放還卒於宣城

杜所贈二十韻備叙其事讀其文盡得其故
跡杜逢祿山之難流離隴蜀畢陳於詩推見
至隱殆無遺事故當時號爲詩史

杜舍人牧弱冠成名當年制策登科名振京邑
嘗與一二同年城南遊覽至文八寺有禪僧
擁褐獨坐與之語其玄言妙旨咸出意表問
杜姓字具以對之又云修何業傍人以累捷
誇之顧而笑曰皆不知也杜歎訝因題詩曰
家在城南杜曲傍兩枝仙桂一時芳禪師都
未知名姓始覺空門意味長

陽山顧氏文房

杜爲御史分務洛陽時李司徒罷鎮閑居聲伎
豪華爲當時第一洛中名士咸謁見之李乃
大開筵席當時朝客高流無不臻赴以杜持
憲不敢邀置杜遣座客達意願與斯會李不
得已馳書方對花獨酌亦已酣暢聞命遽來
時會中已飲酒女奴百餘人皆絕藝殊色杜
獨坐南行瞪目注視引滿三卮問李云聞有
紫雲者孰是李指示之杜凝睇良久曰名不
虛得宜以見惠李俯而笑諸妓亦皆迴首破
顏杜又自飲三嚼朗吟而起曰華堂今日綺

筵開誰喚分司御史來忽發狂言驚滿座兩
行紅粉一時迴意氣閑逸傍若無人杜登科
後狎遊飲酒爲詩曰落拓江湖載酒行楚腰
纖細掌中情三年一覺揚州夢贏得青樓薄
行名後又題詩曰航船一棹百分空十載青
春不負公今日鬢絲禪榻畔茶煙輕颺落花
風

怨憤第四

宋考功天后朝求爲北門學士不許作明河篇
以見其意末云明河可望不可親願得乘槎

陽山顧氏文房

一問津更將織女支機石還訪成都賣卜人
則天見其詩謂崔融曰吾非不知之問有才
調但以其有口過蓋以之問患齒疾口常臭
故也之問終身慙憤

吳武陵有文筆才而強悍激訐爲人所畏嘗爲
部內刺史贓罪狼籍勅令廣州幕吏鞠之吏
少年科第殊不假貸持之甚急武陵不勝其
憤題詩路左佛堂曰雀兒來逐颺風高下視
鷹鷂意氣豪自謂能生千里翼黃昏依舊入
蓬蒿

開元末宰相李適之疎直坦夷時譽甚美李林甫惡之排誣罷免朝客來雖知無罪謁問甚稀適之意憤日飲醇酣且為詩曰避賢初罷相樂聖且嚙盃為問門前客今朝幾箇來李林甫愈怒終遂不免

張曲江與李林甫同列玄宗以文學精識深器之林甫嫉之若讎曲江度其巧譎慮終不免為海燕詩以致意曰海燕何微眇乘春亦暫來豈知泥滓濺祗見玉堂開綉戶時雙入華軒日幾迴無心與物競鷹隼莫相猜亦終退

陽山顧氏文房

丘

化里鑿池種竹起臺榭方下第或謂執政惡之故不在選怨憤尤極遂於內題詩曰破却千家作一池不栽桃李種薔薇薔薇花落秋風後荆棘滿庭君始知由是人皆惡其侮慢不避故卒不得第憾而終

徵異第五

開元中有幽州衙將姓張者妻孔氏生五子不幸去世復娶妻李氏悍怒狠戾虐遇五子日鞭箠之五子不堪其苦哭於其葬母忽於冢

中出撫其子悲慟久之因以白布巾題詩贈
張曰不忿成故人掩涕每盈巾死生今有隔
相見永無因匣裏殘粧粉留將與後人黃泉
無用處恨作冢中塵有意懷男女無情亦任
君欲知腸斷處明月照孤墳五子得詩以呈
其父其父慟哭訴於連帥帥上聞勅李氏決
一百流嶺南張停所職

宋考功以事累貶黜後放還至江南遊靈隱寺
夜月極明長廊吟行且爲詩曰鷺嶺鬱岩崑
龍君隱寂寥第二聯搜奇思終不如意有老

陽山顧氏文房

僧點長明燈坐大禪牀問曰少年夜夕久不
寐而吟諷甚苦何耶之問答曰弟子業詩適
偶欲題此寺而興思不屬僧曰試吟上聯即
吟與之再三吟諷因曰何不云樓觀滄海日
門聽淅江潮之問愕然訝其道麗又續終篇
曰桂子月中落天香雲外飄捫蘿登塔遠剡
木取泉遙霜薄花更發冰輕葉未凋待入天
台路看余度石橋僧所贈句乃爲一篇之警
策遲明更訪之則不復見矣寺僧有知者曰
此駱賓王也之問詰曰當敬業之敗與賓王

俱逃捕之不獲將帥慮失大魁得不測罪時死者數萬人因求戮二人者亟首以獻後雖知不死不敢捕送故敬業得爲衡山僧年九十餘乃卒出趙魯遊南嶽記賓王亦落髮徧遊名山至靈隱以周歲卒當時雖敗且以匡復爲名故人多護脫之

韓吏部作軒轅彌明傳言嘗與文友數人會宿有老道士形貌瓌異自通姓名求宿言論甚奇旣及飲酒衆度其必不留情於詩因聯句詠爐中石罌將已困之其首唱曰妙匠琢小

陽山顧氏文房

骨剗中事調烹至彌明自云不善俗書書則人多不識遣人執筆吟曰龍頭縮菌蠢豕腹漲膨脗座客無不歎異會人思竭不能復續彌明連足成之有微吟者其聲淒苦彌明詠中譏侮之曰仍於蚯蚓窠更作蒼蠅聲狀罌之聲旣已酷似譏微吟者亦復著題皆大驚伏須臾倚壁而睡鼻中大鼾其聲如雷座人異且畏之咸避就寢旣明失之莫知所在元相公稹爲御史鞠獄梓潼時白尚書在京與名輩遊慈恩小酌花下爲詩寄元曰花時同

醉破新愁醉折花枝作酒籌忽憶故人天際
去計程今日到梁州時元果及褒城亦寄夢
遊詩曰夢君兄弟曲江頭也向慈恩院院遊
驛吏喚人排馬去忽驚身在古梁州千里神
交合若符契友朋之道不期至歟

馬相植罷安南都護與時宰不通又除黔南殊
不得意維舟峽中古寺寺前長堤堤畔林木
夜月甚明見人白衣緩步堤上吟曰截竹爲
筒作笛吹鳳凰池上鳳凰飛勞君更向黔南
去即是陶鈞萬類時歷歷可聽吟者數四遣

陽山顧氏文集

人邀問即已失之後自黔南入爲大理卿遷
刑部侍郎判鹽鐵遂作相

徵咎第六

詩人劉希夷嘗爲詩曰今年花落顏色改明年
花開復誰在忽然悟曰其不祥歟復遘思逾
時又曰年年歲歲花相似歲歲年年人不同
又惡之或解之曰何必其然遂兩留之果以
來春之初下世

崔曙進士作明堂火珠詩贖帖曰夜來雙月滿
曙後一星孤當時以爲警句及來年曙卒唯

一女名星星人始悟其自識也

范陽盧獻卿大中中舉進士詞藻爲同流所推作愍征賦數千言時人以其子山哀江南之亞今諫議大夫司空圖爲注之連不中第薄遊衡湘至郴而病夢人贈詩曰上築郊原古青山唯四鄰扶踈遶臺榭寂寞獨歸人後旬日而歿郴守爲葬之近郊果以夏初窆皆符所命

嘲戲第七

宋武帝嘗吟謝莊月賦稱歎良久謂顏延之曰

陽山顧氏文房

希逸此作可謂前不見古人後不見來者昔陳王何足尚邪延之對曰誠如聖旨然其曰美人兮邁音信闊隔千里今共明月知之不亦晚乎帝深以爲然及見希逸對曰延之詩云生爲長相思歿爲長不歸豈不更加於臣邪帝拊掌竟日

國初長孫太尉見歐陽率更姿形麼陋嘲之曰聳膊成山字埋肩長出頭誰言麟閣上畫此一獼猴詢亦酬之曰索頭連背暖漫褰畏肚寒祗緣心混混所以面團團太宗聞之而笑

日詢此嘲曾不爲皇后邪

則天朝左司郎中張元一滑稽善謔時西戎犯邊則天欲諸武立功因行封爵命武懿宗統兵以禦之寇未入塞懿宗始逾邠郊畏懦而道懿宗短陋元一朝之曰長弓短度箭蜀馬臨高蹕去賊七百里隈墻獨自戰忽然逢着賊騎猪向南趨則天聞之初未悟曰懿宗無馬邪何故騎猪元一解之曰騎猪者是夾豕走也則天乃大笑懿宗怒曰元一夙構貴欲辱臣則天命賦詩與之懿宗請賦奉字元一

陽山顧氏文房

立嘲曰裏頭極草草掠髮不奉奉未見桃花面皮先作杏子眼孔則天大歡故懿宗不能侵傷

開元中宰相蘇味道與張昌齡俱有名暇日相遇互相誇誚昌齡曰某詩所以不及相公者爲無銀花合故也蘇有觀燈詩曰火樹銀花合星橋鐵鎖開暗塵隨馬去明月逐人來味道云子詩雖無銀花合還有金銅釘昌齡贈張昌宗詩曰昔日浮丘伯今同丁令威遂相與拊掌而笑

詩人張祜未嘗識白公白公刺蘇州祜始來謁
才見白白曰夕欽籍嘗記得君欵頭詩祜愕
然曰舍人何所謂白曰鴛鴦鈿帶拋何處孔
雀羅衫付阿誰非欵頭何邪張頓首微笑仰
而答曰祜亦嘗記得舍人目連變白曰何也
祜曰上窮碧落下黃泉兩處茫茫皆不見非
目連變何邪遂與歡晏竟日

沈佺期曾以罪謫遇恩官還秩朱紱未復嘗內
晏群臣皆歌迴波樂撰詞起舞因是多求遷
擢佺期詞曰迴波爾時佺期流向嶺外生歸

陽山顧氏文房

身名已蒙齒錄袍笏未復牙緋中宗即以緋
魚賜之崔日用爲御史中丞賜紫是時佩魚
湏有特恩內宴中宗命群臣撰詞曰臺中鼠
子直湏諳信足跳梁上壁龕倚翻燈暗汚張
五還來鬻帶報韓三莫浪語其王相大家必
若賜金龜賣卻猫兒相報上中宗亦以金魚
賜之

中宗朝御史大夫裴談崇奉釋氏妻悍妬談畏
如巖君嘗謂之妻有可畏者三少妙之時視
之如生菩薩及男女滿前視之如九子魔母

安有人不畏九子魔母耶及五十六十薄施
粧粉或黑視之如鳩盤茶安有人不畏鳩盤
茶時韋庶人頗襲武氏之風執中宗漸畏之
內宴唱迴波詞有優人詞曰迴波爾時栲栳
怕婦也是大好外邊祇有裴談內裏無過李
老韋后意色自得以來帛賜之

本事詩畢

陽山顧氏文房

